

真 正 纯 美 阅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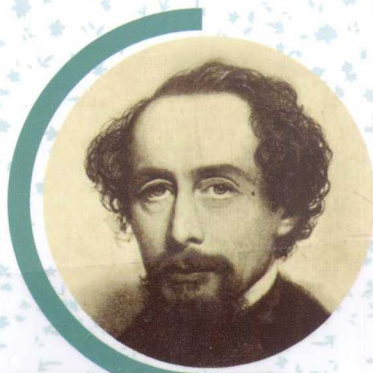
用 心 体 会 文 字 之 美

(英)狄更斯◎著

郭漫◎改编

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成熟的爱情、敬意、忠心，并不轻易表现出来。它的声音是低的。它是谦逊的、退让的，它是潜伏的，等待了又等待。成熟的果子就是这样，有时生命逝去了，爱情还在暗中等待成熟呢。

航空工业出版社

(英)狄更斯◎著

郭漫◎改编



大卫·科波菲尔

真正纯美阅读 体会纯粹的文字之美

航空工业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狄更斯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被称为“作者心中最宠爱的孩子”。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由姨奶奶抚养长大。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坎坷与不幸,继父对他百般虐待,以至于他只得逃走。但是,他有保姆皮果提和姨奶奶的疼爱、有特拉德尔和米考伯先生的友情。在经历了朋友的背叛和丧妻之痛后,他依然坚强地走了下去,最终找到了真正的幸福,而所有的善与恶也都得到了报偿或惩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Dickens,C.)著;
郭漫改编.--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3
ISBN 978-7-80243-869-9

I.①大… II.①狄…②郭… III.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缩写 IV.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6458 号

分类建议少儿·课外阅读

大卫·科波菲尔

Dawei Kebofeier

航空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关东里 14 号 100029)

发行部电话:010-64815521 010-64978486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787×1092 1/16

印数:1—20000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12 字数:280 千字

定价:1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言 Foreword

《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第八篇长篇小说，全书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的生活经历，被称为作者“心中最宠爱的孩子”。

狄更斯早期的作品大多是结构松散的“流浪汉传奇”，是灵感来时信笔挥洒而成的。而《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中期的作品，更加注重结构技巧和艺术的分寸感。作为 19 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重描写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际遇，深刻地反映出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卫·科波菲尔》的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命运坎坷，他的一生经历了许多惨痛的变迁。幼年丧母的哀痛、继父和其姐姐的虐待、好朋友险恶的背叛、谦卑面具下的阴险的用心和嘴脸，都给大卫带来了不可抚平的创伤。

但是，在大卫·科波菲尔的一生中，也碰上了许多真正关心他、爱他的人。姨奶奶给予的亲情、爱妮丝无私的爱、特拉德尔和米考伯先生的友情，都是支撑在科波菲尔整个生命中的支柱。

大卫·科波菲尔是一个善良但软弱的人物，当他被欺负的时候，他做得最多的只是哭泣和忍耐。所以，当斯梯福兹为他说了一句“公道话”之后，他马上对其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敬慕和信任。可以说，他一生中的很多悲剧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大卫·科波菲尔》是一部能够给人带来真正心灵震撼的小说。这部小说让人相信善和恶都终将得到报偿，它能够带给人们历尽风霜之后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通过阅读本书，希望能使读者们完成一次心灵的升华，找到一种勇往直前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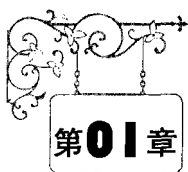
编者

目录

第 01 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001
第 02 章	
我对幼年的回忆	006
第 03 章	
我家有了变化	009
第 04 章	
我蒙受了屈辱	015
第 05 章	
我被打发离开了家	019
第 06 章	
我在萨伦学校的生活	022
第 07 章	
我的假日	027
第 08 章	
一个难忘的生日	031
第 09 章	
我受到冷落,我成了孤儿	035
第 10 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039
第 11 章	
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生活,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042
第 12 章	
我决心走下去	044
第 13 章	
姨奶奶对我的安排	048
第 14 章	
我重新开始	053
第 15 章	
我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学生	057

第 16 章	
某个人出现了	060
第 17 章	
我观察身边的事并有所发现	065
第 18 章	
小爱米丽	068
第 19 章	
一些旧场景，一些新人物	072
第 20 章	
我选定了一种职业	074
第 21 章	
吉祥天使和凶神	080
第 22 章	
我坠入了情网	086
第 23 章	
旧友重逢	089
第 24 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092
第 25 章	
一种损失	095
第 26 章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099
第 27 章	
快乐时光	102
第 28 章	
吃惊的消息	104
第 29 章	
受挫	106
第 30 章	
我满怀豪情	114
第 31 章	
散伙	119
第 32 章	
威克费尔德和希普	121

第 33 章	
流浪的人儿	126
第 34 章	
朵拉的两个姑妈	131
第 35 章	
作恶	136
第 36 章	
另一种回顾	144
第 37 章	
消息	147
第 38 章	
我堕入云雾中	152
第 39 章	
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	155
第 40 章	
将要开始更长的旅行	157
第 41 章	
我参与了“火山爆发”	160
第 42 章	
再度回顾	164
第 43 章	
飓 风	167
第 44 章	
去国复归	171
第 45 章	
爱妮丝	174
第 46 章	
一盏明灯照我行	177
第 47 章	
一个客人	181
第 48 章	
最后的回顾	185



我来到这个世上

我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我是一个遗腹子，爸爸闭上眼6个月后我睁开了眼。他那块灰白色的墓石是我儿时最初产生的印象，每当我们的客厅被火炉烤得暖烘烘，又被烛光照得亮堂堂时，我就对独自躺在黑暗里的父亲无限同情，想到他竟被我们关在门外，简直觉得残忍。

我父亲的一个姨妈——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他大有打过贝西小姐之嫌，甚至在一次为日常饭菜争吵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姐从3楼的窗口抛出去。他这些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姐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二人分开了。和那人一分手，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的未嫁时的姓，并在很远的海边小村买了幢小屋，带了一个仆人去那里过独居生活。

我相信她一度很疼爱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妈妈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却知道我妈妈当时还不到20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6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子虚弱，精神不振，眼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抽屉里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线活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这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反应的世界上。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有风的3月下午坐在火炉边，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在落日的余晖下，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紧贴在玻璃上，贴得那么紧，以至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已经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人偶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姐说。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特洛伍德小姐，”来人，“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她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因为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里没有生火。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却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就算她心存怀疑，也不得不照办。她只好照贝西小姐的话做了，由于紧张，她竟把头发弄得全披散到脸上来了，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哎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显得十分年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的确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而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还要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这时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姐的手并不柔和。可是，当她抬起怯生生的眼睛向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这位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嘿，”贝西小姐说，“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母亲艰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快死了，我相信我快死了！”

“不，不，不，”贝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啊，啊，你认为喝茶会对我有好处吗？”母亲叫道。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姐说，“不过有些幻觉罢了。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上帝保佑这孩子！”不过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而发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重复道，十分忿忿然，“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然后自己又取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用她的姓叫她。”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别闲着到处晃。”

贝西小姐发号施令的样子俨然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言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这个女孩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爱情，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作我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的摆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也太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姐开口道，“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就没别的了。”

“什么，我想他把你惯坏了吧？”贝西小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是的。”

“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户人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咳！可怜的小毛孩！”贝西小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方说在料理家务方面。”贝西小姐道。

“恐怕知道得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过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西小姐插言道。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无法往下说。

“行了，行了！”贝西小姐又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的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样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作用，虽说她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俩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150英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

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都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医生和护士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

齐力普医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嗯，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

“她怎么样？”我姨奶奶抱着双臂问。

“哦，夫人，她马上就会觉得很舒服了，我希望那样。”齐力普先生说，“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我们能期待的舒服也不过如此。夫人，如果您现在要去看她就请去吧，那只会对她有益。”

“那个婴儿，”我姨奶奶说，“她好吗？”

“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那婴儿是个男孩。”

我姨奶奶二话没说，拿起帽子，好像拿着一个投石器似的对着齐力普先生头部瞄了一会，然后把帽子扣上，便一去不返了，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我对幼年的回忆

当我回忆幼年的混沌岁月时，首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的便是我母亲，我那长着一头秀发、模样年轻的母亲。还有皮果提，她的双颊和双臂硬邦邦而又红彤彤的，我常为鸟儿们不来啄她而去啄苹果而感到奇怪。

我们的房子在我看来并不新，但非常熟悉。厨房门通向后院，后院中央有一根直立的杆子，杆上有个鸽屋，但里面并没有住什么鸽子。院子一角有个狗窝，但里面也没有什么狗。一群在我看来个头高得可怕的家禽总是趾高气扬、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有一只公鸡总要飞到柱子顶上去打鸣，每当我从厨房窗子朝它看时，它的样子凶猛极了，吓得我发抖。院门边有一群鹅，我每次走过那里时，它们就伸长脖子摇摇摆摆地追我。正像被野兽困住过的人会梦见狮子一样，我在夜里也梦见过这些鹅。

一天晚上，皮果提和我一起坐在客厅的火炉边，我在给皮果提读一个有关鳄鱼的故事。我一定读得太生动了，或许是她太感兴趣了，因为我记得我读完后，鳄鱼给她的印象仿佛是一种蔬菜。

“皮果提，”我突然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卫卫少爷，”皮果提答道，“你怎么想到问这事了？”

她是那么惊慌地回答我，把针拉到线再也不能拉动的地方，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

“你到底结过婚吗，皮果提？”我说，“你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对不对？”

的确，我觉得她和母亲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她在我看来是另一种美的典型。在最好的那间客厅里有一张红绒面脚凳，母亲在上面画了个花球。在我眼里，凳子的底色和皮果提的肤色是一样的。凳子光滑，皮果提粗糙，但这没什么关系。

“我好看，卫卫？”皮果提说，“哎呀，不对，亲爱的！你到底怎么想到结婚的呢？”

“我不知道！你绝不能一次和一个以上的人结婚吧，对不对，皮果提？”

“当然不。”皮果提毫不犹豫地答道。

“你没有生气吧，皮果提？”我安安静静地坐了一分钟后又说。

因为她对我那么冷淡，我当时还真以为她生气了。可我这么想是错的，因为她把手上的活放在一边，张开她的双臂一下抱住我那生满鬃发的脑袋瓜，使劲一挤。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饿芋’吧。”皮果提说，她还不能把那个词正确地说出来呢，“我还没听到一半呢。”

当时我弄不懂为什么皮果提看上去那么怪怪的，也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想让话题回到那鳄鱼身上去。

这时，门铃响了。我们来到门口，我母亲就在那里，我觉得她比往常看上去更漂亮了。和她站在一起的是那个衣着好看、长着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上星期天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从教堂走回家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人，不喜欢这人深沉的嗓音，我对他的手在摸我时会摸到我母亲的手怀有妒意。

皮果提马上把门关上问好，我们一起走进客厅。和往常的老习惯相反，母亲没坐到火炉边的扶手椅上，而是在房间另一端坐下，小声唱了起来。

“希望你今晚过得快活，夫人。”皮果提说。她拿着烛台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像只大木桶。

“谢谢你，皮果提。”母亲语气欢快地答道，“今晚真是快乐。”

“一个陌生人或什么的引起了这种快乐的变化？”皮果提暗示道。

“的确是令人快乐的变化。”母亲答道。

皮果提仍然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母亲又继续唱下去，我睡着了。不过，我睡得不熟，还能听见声音，只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当我从那种极不舒服的迷糊中清醒时，发现皮果提和母亲都在流着泪谈话。

渐渐地，我也习惯看见那长着黑胡子的男人——默德斯通先生了。我并不比过去多喜欢他半点儿，而且仍然因对他怀着同样的妒意而不安。

两个月左右以后，皮果提向我透露了马上就要到来的惊人大事。

一个夜晚，我们像以往一样坐在一起，作伴的还有袜子、码尺、蜡烛头、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讲鳄鱼的书。母亲当时也像以往一样不在家。皮果提连着看了我好几次，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最后才带着哄孩子的口气说：

“卫卫少爷，你愿不愿意和我去雅茅斯，在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呢？”

“那会不会很好玩？你的哥哥是个好人吗，皮果提？”我忙问道。

“哦，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那儿有海，还有小船和大轮船，还有打渔的人、海滩，还有汉姆可以和你一起玩。”

她叙说了这么些开心事，使我好不兴奋。于是我说，那一定很好玩，不过，母亲会说什么呢？

“嗨，我敢打一个几尼的赌，”皮果提认真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如果你乐意，她一回来我就问她，好不好？”

“可我们走了她又怎么办？”我说着把我的小胳膊肘支在桌上，对这问题想探讨个究竟，“她不能一个人过呀。”

“哦，天哪！”皮果提终于又看着我的脸说话了，“你不知道吗？她要 and 格雷普太太住两个星期，格雷普太太要请好多客人呢。”

哦！原来是那样，我就很愿意去了。我真等不及母亲回来，不耐烦地等她作出决定，是否允许我们实现这样一个了不起的理想。母亲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并且很爽快地答允了，一切就在当晚作了安排。

很快就到了动身的日子，连我都觉得那日子来得太快。我简直是狂热地期待这一天，并生怕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或其他什么灾祸而阻挡了那次旅行。我们要乘早饭后的一辆行李车出发。

那行李车在我家门前快出发时，母亲站在那儿亲我。那时，我哭了起来，对母亲和那个我先前还未离开过的老地方充满了感激、依恋之情。

当我们把她一个人留下，站在路旁时，默德斯通先生向她走过去，似乎在劝她别那么伤心。我绕过车篷向后看去，并在想这一切又和他有什么相干。皮果提也从另一边向后看去，她似乎挺不满意，她把脸转回车厢时可以从她脸上看出这点。

我坐在那里，朝皮果提看了一眼，同时心想：万一她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奉命把我遗弃，不知我能不能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呢？



我家有了变化

我想，那车老板的马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车老板也像他的马一样低垂着头，边赶车边垂着脑袋打瞌睡，一只胳膊支在膝盖上。虽然说是他在赶车，可我觉得实际上是马在干这一切，就是没有他，这车也能到达雅茅斯。至于谈天么，他才不想呢，他只吹吹口哨。

我们在一些小巷、小路边停了许多次。花了很长时间把一副床架交给一家小酒店，又在另一些地方停下去逗留，这令我十分厌倦。所以当看到雅茅斯时，我特别高兴。我向河对岸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望去，觉得它看上去潮乎乎的，像吸饱了水一样。我不禁觉得奇怪，如果世界真像地理课本上说的是圆的，那为什么每一处又都这么平坦呢？但我又想，可能雅茅斯坐落在两极的其中之一上，所以才这样。

我们来到街上，这街也让我惊奇得不得了。鱼味、泥味、麻絮味、沥青味阵阵扑来，还有四处走动的水手，在石头上颠来颠去叮当响着铃铛的大车，我觉得我先前是低估了这么一个热闹繁华的地方了。

“我的汉姆在这儿呢！”皮果提叫道，“都长得让人认不出了！”

他像一个老相识那样问我觉得怎么样，把我放到他背上，驮着我回家。这下，我们的交情就大有进展了。他当时身高1米8多，块头大，膀大腰圆，是个结实的大汉，可脸上挂着孩子气的傻笑，那头浅色的鬈发使他看起来像头绵羊。他穿着一件帆布短上衣，那条裤子硬得就是没有腿在裤管里也能照样直立。他戴着一顶你可以称之为帽子的玩意儿，就像是一幢顶上盖了什么又黑又脏的玩意儿的旧房子。

汉姆背着我，把我们的一只小箱子挟在胳膊下，皮果提提着另一只箱子。我们在小巷里绕来绕去，终于来到我在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

这时，汉姆说：“那儿就是俺们的房子，卫卫少爷！”

我向四周望去，尽可能望到荒原尽头，望到海岸，望到河边。可我看不到什么房子，只有不远处有一条黑色的旧船停在地面上，在海潮到不了的地方。从那里伸出一个铁漏斗，权当烟囱，徐徐冒出烟来。我看不出有什么像人居住的东西。

“不会是它吧？”我说，“不会是那像船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它，卫卫少爷。”汉姆答道。

就算《天方夜谭》中阿拉丁的宫殿或大鹏鸟的蛋，我想，也比不上能住在这船里的荒诞想法更让我心驰神往。在它一侧，开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小门，直通到屋顶下，还有一些小小的窗。这地方最叫人着迷心醉的是它实实在在是一条下过几百次水的船，而又没人能想到在旱地上会有人住在它里面。

它里面清洁得可爱，要多整齐就有多整齐。里面有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有只茶盘，一本圣经顶住了茶盘使其不会掉下来。几面墙上都贴了些常见的描绘圣经故事的彩画，画都装在镶有玻璃的画框里。在小小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小船的画，那船尾还是用真正的木片贴成的。这真是一件艺术珍品，我认为这是一件会令世人羡慕的宝物。天花板下的横梁上挂了些钩子，还有一些柜子和箱子一类的东西被当作坐具，以弥补椅子的不足。

这都是我一进门就看见的。然后，皮果提又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我的卧室。这是我所见过的卧室中最完美、最可爱的一间，它就在那船的尾部。在原来船舵横过的地方开了扇小小的窗，在墙上挂了面小镜子，镜框是用贝壳镶的。一张正好够我睡的小床，桌上一只蓝搪瓷杯里还插了束海草。墙壁刷得雪白，白得像牛奶，碎布拼成的床单亮闪闪地刺得我眼睛都痛了。

皮果提告诉我说，她哥哥做大海虾、螃蟹和龙虾的买卖。后来，我在外面那间专门放些盆和桶的小木屋里常看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它们纠缠在一起，真是让人觉得好玩。

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女人礼貌周全地在门口迎接我们。我在汉姆肩头上时，离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我就看到她在门口屈膝行礼了。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也和她一起行礼。这小姑娘戴着一串用蓝珠子串的项链，我想吻她时，她不肯，跑到一边躲了起来。后来，我们吃着比目鱼、溶奶油和土豆时，一个脸上毛乎乎却很和气的人回来了。我敢肯定这就是皮果提的哥哥，他果然是的，人们向我介绍，他是皮果提先生，这儿的一家之主。